

深读·在人间



五好职工方丽瑛同志

一位省劳模的
房子问题

两张1966年颁发的“五好职工”奖状,让一位离婚女人在为房子苦恼了10年后,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一套50平方米的廉租房,让这位省劳模泪如泉涌。一个没有经历过窘迫和煎熬的人,是没有那样的泪水的——如释重负的、激动的、更是滋味复杂的。

文/本报记者 张子森 片/本报记者 左庆

尽管只是廉租房,面积只是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,方丽英唯一健康的右眼里,还是挤满了浑浊的眼泪。

11月1日,这个济南市历下区唯一享受劳模待遇的贫困户第35个出场,选中了一套位于济南市茂新片区的廉租房。这是济南市第四个年度向全市符合条件的困难户提供廉租房。2010年,济南市一共向社会提供了1496套房源。方丽英选中的这套位置不错的廉租房,一个月只需要交100元的租金。

两天来,共有9个人打电话恭喜她,她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在了小本子上。旁边有几张草纸,上面工整地写着各个廉租房小区备选户型。

“我肯定一辈子买不起房子了,廉租房就是我最最后的家。”11月3日,在定下房子的两天后,方丽英的手颤抖着擦去了眼泪。她现在和儿子一家三口借住在弟弟的房子里。

弟弟的房子听说要拆迁。如果房子真拆了,一家四口住哪儿就是个问题了,这套廉租房来得太及时了。

这天,济南天气骤降,风很大。方丽英身上穿着硕大的外套,瘦小的身影在风中似乎要被吹走。这件外套和里面穿的毛衣是妹妹送给她的,那条30块钱的裤子是自己买的。

“我一共换过8个房子住,但房产证上从来都不是我的名字。”在她妹妹家,两个年龄相差6岁的姐妹坐在一起,更衬出了65岁的方丽英脸上的皱纹。发干的头发和浑浊的眼睛,更像一个农村老太太。

和记者说话,她有些顾忌,“我在想,我是名人的后代,至今却没有房子,这点让你们怀疑,但我确实过得很苦。”

“领奖时是多么光荣啊”

在革命歌曲伴奏下,上台戴红花领奖状,笑容洋溢在一张张单纯的脸上。这曾是方丽英和同事们唯一的追求。

1962年,方丽英初中毕业,顺顺当当地成了魏家庄街道办五金厂的工人。尽管和父母、奶奶一家9口人住在两间大平房里,但有着让人羡慕的铁饭碗,“对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,一切看上去顺风顺水。”

“那会儿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有那么多偶像,我的偶像就是时代的偶像。”方丽英眼睛看着天花板,努力回忆着。父亲要求她好好工作,她的生活很单纯,就是工作,工作……生怕给父亲丢人。

“每天只有上班的概念,工作就像吃饭、睡觉一样离不了,

浑身上下都有用不完的劲,恨不能一天干完一年的活。”这样,工作四年后,她获得了省市两级“五好职工”。在山东省总工会和济南市总工会的备案中,方丽英享受省劳模待遇。

“那会儿从来没想过省劳模这个荣誉会和房子有关。”方丽英蜷缩在沙发上,理了理头上的白发。“一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,从来没有加班费,周六周日都不休息。”说这话时,她的眼神突然有了光彩。虽然很辛苦,但从来没有人埋怨,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,这样的生活让他们很满足。

但2001年以后,在被房子困扰的10年里,很多次,方丽英看着那两张奖状感慨万千。

“领奖时是多么光荣啊……”在革命歌曲伴奏下,上台戴红花领奖状,笑容洋溢在一张张单纯的脸上。这曾是方丽英和同事们唯一的追求。但当她和老同事几十年后再说起来,已经没有人会在乎曾经的荣耀到底有多少价值。

她迫切需要一套房子,
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

2001年,济南房地产开发刚刚起步,东二环上的房价每平方米才千元冒头。方丽英看着周围正在修建的小区,想着自己每月不足500元的退休金,没有任何积蓄,她很茫然:在这里活了一辈子,最后却没了落脚的地方。

那个年代人人如此。出嫁到国棉四厂后,方丽英离开父母住进了自己的小家:一个算上院子才40平方米的两房。2001年之前,方丽英的生活里从来没有为房子而苦恼过,直到2001年离婚。

当时,工厂效益不是很好,方丽英的退休金只有490多元。在需要住处的时候,她终于体会到没有钱的滋味是什么。

小房子属于单位分配的福利房,后来她和前夫花4000块钱买了下来。但离婚后房子归前夫,厂里不可能再给一个退休的工人安排住处,而且福利分房和房改的年代已经久远,想要住房,必须自己掏钱买商品房。

现在,她和很多老同事都会感叹社会变迁:单位能分房的时候,分不上房子;退休金15年时间涨了1000块钱,还不够一个月的花销,更别说买房子。

老同事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,因为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痛苦:拼命工作了一辈子,最后却还在为房子发愁,“孩子过得也不宽松,以后再老点没地方住怎么办?”

方丽英不知道有多少人像

她一样,她喜欢找老同事聊天。“我们情况差不多,互相能理解,也回忆当年的工作。”方丽英说,和老同事聊天时,她会有回到当年的感觉,她很自信地工作,为了再拿一次奖状。

但方丽英还是要回到家里,一面对现实,她就变了一个人。

“退休后到现在,退休金总共1450元,兄弟姐妹们没少接济我。但我不能老是让人家照顾啊,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。”迷糊中她会突然醒来,想想,这一辈子,怎么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?

或许潜意识里,方丽英将父母的家也当成了自己的家,她把出嫁后父母迁居的地方也算入了曾经的住所:“文革”时搬入徐家花园的小简易房,然后是上新街、省戏校,直到南新街53号。

这些都是她父亲单位分配的房子,在她父亲去世后,房子面积也就停留在了90平方米。以后,房改,商品房都和这个老人的遗孀无关,他们的住房面积,永远停留在了1989年前后。

这些房子方丽英都住过。就像她说自己的思想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一样,她对家最温暖的回忆也在父母那里。每每这时,方丽英脸上的皱纹会从中央往四周扩散,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。一旦转移话题,她的脸又迅速干瘪成了核桃。

方丽英的妹妹说,姐姐的一生由三个方面组成:工作、家庭、孩子。“但她在分配精力上显然有些偏颇。现在看看,她只有两张奖状和父亲值得骄傲。”妹妹说,这也极大打击了她的自信心,只有回忆当年的工作,才能让她容光焕发。

2001年,济南的房地产开发刚刚起步,像东二环上的房价,那时每平方米才刚刚千元冒头。但方丽英看着周围正在修建的小区,想着自己每个月不足500元的退休金,没有任何积蓄,她很茫然:在这里活了一辈子,工作上勤勤恳恳,最后却没了落脚的地方。

好在还有父亲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。这个家庭共有六个孩子,有良好的家教,兄弟姐妹之间有着互帮互助的传统。弟弟腾出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让姐姐住,她带着儿子、儿媳、孙女住了进去,一住就是十年。

弟弟从来没说过什么,但方丽英为此焦虑了十年。“弟弟的孩子也大了,而且这里要拆迁。”方丽英担心,等到自己老得不能走时,会因为房子合不上眼。

她迫切需要一套房子,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“衷心感谢政策好”

但有些证明很难开,有的甚至需要涉及到前夫,这让已经和前夫没有联系的方丽英很难。“跑累了的时候,我会自己找没人的地方哭,哭完了再去求人家,想办法开证明。”

2007年,按照方丽英的条件,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,但她每月退休金上涨后也不过千元出头,一家三口挣的钱刚够日常花销。“买房?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买房。”尽管拮据,方丽英每月还要给老母亲100元。84岁的老母亲心疼大女儿,经常不要。

第二年申请廉租房,方丽英很清楚记得选房号码:948号。此前,为了让这个号码靠前一些,她看了政策后,想以残疾人身份申请,在体检检验右眼视力时,她甚至想过作弊。

“我可以假装看不清,只要低于0.2的标准,就可以优先选房。”方丽英不知道该怎么检测视力,于是带了一个放大镜,希望靠这个来“降低”视力。

但视力检测用的是电子仪器,她的视力0.8,连一点作弊的可能也没有。

拿着948号,面前是一堆廉租房,面积最大的只有31平方米。31平方米,哪够一家四口住?方丽英没选上。不过,“至少我看到了房子,只是抓不住它。明年,明年说不定运气会好一些呢?”

果然,今年的运气好了很多。在优先选房资格栏里,方丽英看到了“劳模”俩字,心跳顿时加速。

她开始搜集材料。去五里牌坊原单位开工作证明,去派出所开和前夫的房子没有关系的证明,去工会为当年劳模证书上的“方丽瑛”开证明,证明自己后来改成了方丽英,确实是一个人……

但有些证明很难开,有的甚至涉及到前夫,这让已经和前夫没有联系的方丽英很难。“跑累了的时候,我会自己找没人的地方哭,哭完了再去求人家,想办法开证明。”方丽英说。

连房管局的人也开始同情她,这个小老太婆跑来跑去询问材料齐了没,每次都带着希望的表情,可每次都是失望。

但按照程序,总有许多证明需要开,哪怕一个错别字。“这哪里是审资料,纯粹是找茬儿”。但很快,方丽英又想通了,“这样才不会有人混进来,这样好,这样好……”

一边工作,一边备材料。大约三个月的时间,材料终于备齐了。房管局的人也很高兴:“老太太,你去报名吧。”

报名那一天,排了一小时的队,轮到方丽英。她忐忑地将材料递给工作人员,工作人员挨个翻看后,充满同情地说:你前

夫的房子现在过户给了别人,必须过5年才有资格申请。

“我名下从来都没有一套房子。我申请廉租房,和我前夫有啥关系?”方丽英感觉从头到脚都在冒汗,甚至要晕倒。

方丽英又跑去咨询房管局,在负责人的办公室,她拉住人家,火急火燎地问为什么不行。她甚至记不住房管局这个领导到底姓什么,但对方看了材料后告诉她,她符合条件,而且排在35号,扣除17个一室一厅的选房人,她是第18个选房。

方丽英终于选到了茂新片区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。还有一个好消息是,今年的取暖费要提高到1100元。

但她始终不相信这是事实,哪怕已经选到了房子。除了省市总工会还会每年给她1000元的特困劳模救济金。似乎只有真正到了手里,她才能平静下来。

“她就是这样,老觉得自己命苦,对未来的事总是做最坏的打算。”她妹妹说,大姐在生活上有点悲观,碰上大大小小的事情总会先想到如果不行怎么办?但她又非常讲政治……

说到这里,方丽英插话:“我就是这样,谨小慎微。以前我的工作在那个时代是铁饭碗,我很自豪。但现在我们一家人入不敷出。即使这样,不还是有比我还穷的人吗?”

方丽英的最坏打算是租房,“每个月至少要五六百块钱租金,大不了过得再苦点。”

而这一次,最坏打算没有出现。当她挑出自己最合适的户型时,她看到,旁边一名申请人激动地哭了,她也哭了,但“眼里流着泪,心里像吃了糖一样甜。”

方丽英终于享受到劳模待遇。她摩挲着这两张已经发黄的“五好职工”奖状,想把它抚平。那上面还有毛主席的头像呢。颁发奖状的时间是1966年,正是文化大革命的肇始。

方丽英长叹一口气:“以后,孩子千万不能干工人了。”

但很快,方丽英挺直了腰板,说:“这句话不能写出来。”

她还有一个要求。

“衷心感谢政策好,感谢老有所居,感谢党和国家想到了我们这些普通人。”她把那两块布满脸老茧和皮肉松弛的手放在胸前,含着泪,要求记者在稿子里一定要代她把国家、省市总工会、济南市住房保障局、各级领导、父亲、兄弟姐妹、老同事朋友统统感谢一遍。

这个普通劳模还有一个身份:她是京剧大师方荣翔的大女儿。

方荣翔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,只有老伴和小儿子现在住的一套房子,至今没有通暖气。